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 基本问题的五大贡献

胡 寿 鹤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其发展和变革首先和根本的就表现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化和拓宽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从一般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体深入到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引起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二、从实践的视角对自然本体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科学地说明“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分化、联系和转化,从而正确地说明了整个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三、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科学的、辩证的论证。四、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五、提出和解决了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即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此外,对不可知论的驳斥也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

众所周知,对于哲学基本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作了精辟地概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哲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或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或意识和物质谁是本原即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即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由于教条主义学风的影响,把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内容看作是绝对的和不变的,因而谁也没有研究过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发展,谁也没有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对哲学基本问题发生了什么影响,引起了什么变化。纵观哲学的历史发展,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从一元论到二元论,从可知论到不可知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提出了各自的问题,作出了各自的解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难道对哲学基本问题就没有引起任何变化、发生任何变革吗?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无理由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算是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吗?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产生了什么影响,引起了哪些变化,作出了哪些贡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先看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然后讲了谁是本原和有没有同一性两个方面。在这里,第一,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确定了一个时间界限,这就是从古代到近代。至于此后的情况怎么样,今后会不会发生变化,他没有说。但因为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是从古代到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那么,随着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随着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内容也将随之发生转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自本世纪下半世纪以来,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或基本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无关,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西方许多哲学家或者认为这是一个“形而上

学的问题”不值得研究,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早就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不再需要研究。第二,就古代和近代哲学而言,虽然基本问题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明确的程度、表现的形式、侧重的方面、具体的内容都是有所不同的,古代是着重于谁是本原的本体论问题,近代是着重于有没有同一性的认识论问题。在看到它们共同性的同时,也应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别。看不到它们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共性,会把握不住这段时期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线索,然而如果看不到各个时期和各个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个性,就会看不到哲学基本问题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和发展。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⑧这就是说,在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及其以前,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的,还只是处在一种不自觉的朦胧的状态之中,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则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因而还没有获得完全的意义,只是到了休谟、康德时代,才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提到了哲学家们的面前。表明哲学基本问题从古代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具体内容、表现方式和不同特点。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发生了哪些影响,引起了哪些变化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一般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体深入到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科学地制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并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答,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引起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根本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发展的最伟大的贡献。恩格斯在评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大意义时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在自然观方面尽管已经有了相当彻底和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然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虽然有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提出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巢臼,唯心主义历史观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在社会历史观上,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出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与自然界不同,社会历史是由人及其活动构成的,而人是有意识的,人的活动都是在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我们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观察只凭藉感性的直观,就不免停留在表层,作出人的思想动机是人活动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是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在自然观上能坚持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则都陷入唯心主义的道理。因此,把唯物主义原理贯彻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类认识史中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个艰巨的任务是只有伴随大工业而出现无产阶级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才能担当和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唯物史观创立者的原因。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体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引伸和制定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这个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并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推进哲学基本问题内涵深化和发展的最突出的贡献。

二、从实践的视角对自然本体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又一重要贡献。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外部自然界、考察世界的本体就可发现,自然界可以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个部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作为地理环境条件的自然界,是不断地经过人类改造过了的人化的自然界。对于这部分自然界而言,虽然“自在自然”的优先的和基础的地位依然存在,但它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却并不是自在自然本身变化而来的,因而也就不能从自在自然本身得到说明。之所以产生自然的“人化”,发生“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的分化,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人化自然”是由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提出了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用实践本体代替物质本体当然不对。但是,在承认自在自然先在性和优先地位的条件下肯定实践本体也不无道理。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⑩。“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讲究的别墅。”^⑪正是由于费尔巴哈脱离人类社会的实践来考察自然界和人,所以就不能理解“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因而在需要用实践来解释的现象和

事物面前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原则而陷入了唯心主义。这就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悲剧所在。所以,就本体论而言,仅仅象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那样,只是看到自然界的自在性、先在性是不够的,必须引进实践的观点和视角,科学地说明“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分化、联系和转化,才能正确说明整个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从而为科学地阐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奠定基础。

三、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科学的、辩证的论证。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已经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作出了原则上正确的说明,这就是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是,这只是为论证和确立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迈出了第一步。更深入的问题还在于,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是怎么产生的?意识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如何进行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这个界限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由于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因而把唯物主义大大地推向前进了。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角度对意识的起源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古人猿在由本能活动发展为自觉劳动的过程中由猿进化为人,由猿脑进化为人脑,由猿类的呼号吼叫进化为音节语言,并由于在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彼此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需要,才使得意识适应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出来。其次,以实践为基础对意识(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人们是为了生活、实践的需要并在实践过程中去认识外部世界的,通过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认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然后又从实践到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意识(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第三,当意识这个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出现以后,她就不断地施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这个母体的面目。自然界及其变化不断地塑造着意识,意识及其能动性也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和意识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互相决定的。在这个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互相决定的过程中,并不能简单地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了。它们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列宁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基于实践说明意识的起源,基于实践说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又基于实践说明物质和意识对立的界限及其相对性,从而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作出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又一重大贡献。

四、唯物辩证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四个突出贡献。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虽然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主张人的思想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但是由于脱离社会实践来考察人的认识活动,因而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从而也不了解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他们的反映论是消极的、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因而其同一性也是消极的、直观的、机械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把实践纳入认识论,作为认识的基础的同时,又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过程,这才真正地揭示了认识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真正唯物而辩证地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第一,不是机械的一次完成的同一,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和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有限到无限的具体的历史的同一。第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同一,而是有自觉的主体性参与其中,有目的性、有选择性、有重构性的同一。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同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混为一谈,其基本的论据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忽视了认识的主体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误解。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⑩“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的头脑的物质的东西”,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唯物辩证的反映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既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划清了界限。试问:有哪一个唯心主义者主张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的物质的东西?又有哪一个旧唯物主义者主张是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呢?“改造”,无疑包含着选择、重构的内容。但是还不止于此,“改造”还包含着目的性、计划性和创造性的内容。所以,“改造”不仅体现着反映“映象”的主体性,而且还非常生动而深刻地体现着“映象”、选择、重构、创造的合目的性和价值性。合目的性和价值性是最突出的主体性。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忽视主体性是不符合事实的。

五、提出和解决了精神变物质、思维变存在,即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又一划时代的贡献。从实践的角度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除了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和如何

正确反映存在这样两个层次之外,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思维能否反作用于存在,引起存在的变化,使之符合于意识的状况,即精神能否变物质、思维能否转化为存在的问题。如果把思维正确反映存在、主观符合客观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么,可以把思维转化为存在、客观符合于主观叫“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论及实践及其在认识、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的,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的概念,并写了一本书叫《实践理性批判》,但康德所说的实践并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是一种伦理道德活动,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无关。而且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是主张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费希特第一个明确谈到了实践,谈到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谈到了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克服客体对主体的限制和阻碍,使主体和客体、“自我”和“非我”达到在更高阶段上的统一。这个思想是十分宝贵和深刻的。问题在于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只承认“自我”的绝对存在,客体是由主体建立的,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是不受客体制约的,一方面过分夸大了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抹杀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谢林看到了主客体间相互转化的事实,说在人的活动中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人在认识活动中,主观要依照客观而变化,而在实践活动中,客观又要依照主观而变化。他举例说,自然界有一棵树,我们头脑中才有关于这棵树的观念,这是主观依照客观而变化。自然界中并没有桌子,我们头脑中想象、设计出观念的桌子,然后按照这观念的桌子把桌子造出来,这是客观依照主观而变化。应该说,谢林对于主客观之间的转化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问题在于他认为这种主客观之间的转化,是由一个高出于主体和客体的东西起作用的结果。这种高出于主体和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同一”,而这“绝对同一”是一种精神力量。所以,他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认为“绝对理念”有两种本性:一种是认识真理的本性,表现为在理论活动中认识世界;一种是实现真理的本性,表现为在实践活动中改造世界。在认识活动中,主体把客体的内容接受过来,充实了自己,从而消除了自己的片面性。然后经过主体的内部活动形成合理的方案,再把这方案输入到客体中去,从而也消除了客体的片面性。通过实践,原来在主体中的合理的方案就成为真实存在的客观性。黑格尔用思辨的形式和语言论述了主客体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较之谢林更深化了。但是黑格尔是一个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讲的认识真理的本性和实现真理的本性都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绝对理念”的本性。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最根本的是“绝对理念”,自然界和人类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和表现形式。因此,人的本性就是“绝对理念”的本性,人的活动就是“绝对理念”的活动。由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或者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或者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所谈的认识和实践都只是精神活动或者精神范围内的活动,所以并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并把实践纳入认识论,这样,认识和实践就融为一体,从而不仅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且也进而科学地解决了“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的是主观能否正确反映客观的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说的是主观的东西能否变为客观的东西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家都是以说明世界为限,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正是由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研究和解决“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两个飞跃”和“两变”的理论上。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认识运动,“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②“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反映的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③这就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推进到一个新的更深的层次。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只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提出了实践的概念,

并且讲了主客观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同一,但由于都是说的精神活动,并不真正涉及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因而仍然停留在说明世界的范围之内。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飞跃”和“两变”的理论,既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又科学地解决了“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问题”,才使人类哲学认识论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产生一种新的形态,这就是以实践论相称的认识论或以认识论相称的实践论。

还需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不可知论的驳斥也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哲学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不可知”的怪论。对于这种“哲学怪论”,以往也曾有不少的哲学家进行过驳斥。但由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因而仅仅从理论上是驳不倒的,这就是以往的哲学家都不能完全驳倒不可知论的原因。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中引进了科学的实践观之后,才真正找到了驳倒它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实践。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对这些“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②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拓和推进,迄今为止,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问题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一)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谁是本原的问题,即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社会意识和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这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三)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四)思维如何才能正确反映存在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如何实现的问题,是机械的同一还是辩证的同一的问题;(五)思维能否转化为存在和如何转化为存在的问题,即存在和思维有没有同一性和如何实现这种同一性的问题。

注 释:

①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和220、2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⑦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269页。

⑨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840页。

(责任编辑 彭昌林)